

西迁惊魄

两大家族的恩怨情仇 战争年代的创业传奇

肖孝明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西迁惊魄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迁惊魄/肖孝明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5411-2954-4

I. ①西… II. ①肖…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9832 号

XIQIAN JINGPO

西迁惊魄

肖孝明 著

责任编辑 何 炜 (xiexiaohe@hotmail.com)

冯 好 (fay_sp@yeah.net)

责任校对 汪 平

责任印制 周 奇

封面设计 千渡文化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32 千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954-4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黑 霜	001
第二章	五女迎门	010
第三章	西迁惊魄	025
第四章	魔鬼手中的屠刀	040
第五章	弱女子千里救父	055
第六章	挂在睫毛上的彩虹	066
第七章	寻找海棠姐姐	081
第八章	研究伦琴的女人	092
第九章	追随海棠足迹的男人	110
第十章	舞台重逢泪飞腮	125
第十一章	战场夫妻生死恋	139
第十二章	东归苏南的喜悦	148
第十三章	又到春城已飞花	164
第十四章	拓荒者的追求与梦想	177
第十五章	喜王府的喜与悲	192
第十六章	反右派的裂痕与方悦然的柔情	210
第十七章	冷战的热泪与凄苦	227
第十八章	映在涟漪江上的人心	243
第十九章	泪水比江水更加生机盎然	262

“呜—呜—嘯，咣—嘭……”

一九三七年初冬。在防空警报和炸弹爆裂声中，华东迎来了最严酷的一个冬季。

寒流一阵紧似一阵。苏南平原上，刚刚收获过稻谷，麦苗和油菜还没来得及冒出柔嫩的青头，便被过早到来的霜冻锁进了黑油油的土地。

此时的大上海，层层封锁、人心惶惶，飞机在天上盘旋，炸弹在城周爆炸。日本人还没入城，市内的杀人、抢劫、爆炸事件却时有发生。富人们忙着烧房、炸厂、弃家逃窜。人们像雷雨到来之前的蚁雀，没头没脑地四处奔逃，寻找躲灾避难的巢穴。

邵力琛乘坐的汽车在大上海纷乱的人流中穿行。见到眼前的景色，邵力琛的心宛如冰针与火锥刺人般疼痛。他没有吸烟的习惯，这时却紧皱着眉头，向前排的司机张克城要了一支红炮台香烟，颤抖着双手慢慢点燃。

张克城从反光镜中看出东家邵力琛的忧虑和愤慨，小心翼翼地说：“邵经理，你平时不吸烟，昨晚忙了一个通宵，今天吸一支也好。你闭眼休息一会儿，回去赶午饭是来得及的。”邵力琛听着张克城的话，仍然阴沉着脸，吸着闷烟。

车窗外，逃难的市民和争着搬运物件的货车、板车、三轮车、鸡公车，不时发出碰撞声、争吵声、叫骂声。衣衫褴褛的农民赤脚在霜地里奔逃；讨饭的大娘、大爷拖儿带女在寒风中前行。眼前的惨相使邵力琛更忐忑不安。他眼角湿润了，无声地浸出了凄楚的泪花。

司机张克城善心太重，对这些逃难的人群，他不鸣笛也不骂人，汽车尽量绕着一个个箩筐大的弹坑缓慢爬行。他见邵力琛的眼角浸出了泪花，便轻声而愤恨地咒骂道：

“都是他妈的政府无能，丢了东三省，丢了华北华南，丢了北平，还要丢掉上海。我都搞不懂，中国有四万万人，只要团结一心，一人吐一口唾沫，也能把个小日本淹死。”

邵力琛侧脸瞟了他一眼，吸了口烟，冷峻地说：

“你别听外面那些人乱讲，好好开你的车。”

“邵经理，邵东家，不是我乱讲，志璇也不是外人。太太前几天还说，光警司和十八、十九路集团军，肯定抵挡不住日本人的。蒋介石硬不起来，日本人杀人不眨眼，那不朝你软的捏还能去攻打谁？”

“我给你说了，这些话只能在我这里讲，不能到外面去说。你到外面去乱说，外面人知道了，还不给你扣上通共通匪的帽子？”心里烦躁的邵力琛吼道。

“东家，我是你捡来的人。十多年前，我这个小叫花子在街头饿昏了，不是你菩萨心肠，救了我的命，哪有今天的张克城！我的爱国之心，怜爱百姓之心，仇恨日本强盗之心，都是这几年你教育我的啊……”张克城不紧不慢地说着。

“你——”邵力琛气急了，他瞪大双眼，打断张克城的话头，颤抖着嘴唇又说：“我教育你，是，是教你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不是教你去与政府唱反调，不是去咒骂蒋委员长……”

越往苏州河靠近，地上的冷霜就越厚重。衣不蔽体的逃难的人在马路两旁奔跑。邵力琛瞟了一眼车窗外，不自觉地紧了紧披在身上的呢料藏青色大衣，半闭着眼睛想睡一会儿。然而，内心的斗争像沸腾的油锅一样把他烫灼得难以入眠。昨晚老岳父的劝告和舅子们的威吓，一幕幕地从他的眼前掠过……

2

日本飞机在苏州河上空投过炸弹后的第二天清晨，邵宅内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邵力琛拿起电话，听筒里传来了老岳父钱昊钧急促的呼喊声：

“力琛，今天你必须赶来上海一趟。要不了多久日本人就会攻破上海。抓紧过来，有许多大事情需要我们共同商量呢！”

放下电话，还没来得及多想，邵力琛叫来了大管家甄益箴。

甄益箴瘦小个头，半秃顶，隐藏在黑框眼镜背后的，是一双机警而略显狡黠阴沉的眸子。他微笑着，略略弯着腰，来到邵力琛面前。

邵力琛克制着内心的不安，轻轻地对他说：

“叫张克城备车，通知楚志璇跟我立即到上海。另外，你到富绅丝厂和达琛绸厂去，叫郭仕干的丝厂和鄢勤泰的绸厂继续生产。注意，要稳定工人的情绪，西北和华南的订货不要延误了。”

说完，邵力琛挥挥手，甄益箴退出了书房。这时，黄妈端来了银耳莲子羹，轻放在宽大的书桌上。邵力琛用低沉的声音说：

“请夫人到书房里来。”

很快，一个高挑女人的身影出现在邵力琛的书房内。她二十五六岁年纪，亭亭玉立，肤白如玉，着一身水红色缎子旗袍。黑丝绸一样的柔发，鹅蛋形脸，长有两颗圆

圆的紫红色小痣的细长眉毛下，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挺直秀丽的鼻梁衬托得她的脸蛋端庄而优雅，妩媚而恬静。她径直向邵力琛走来，邵力琛振作精神，离开书桌，用手示意夫人坐在书桌前的沙发里，他也在她旁边的沙发里坐下来。

“鹁鸪，刚才，钱老太爷打来了电话。”他起身端起书桌上的银耳莲子羹，用调羹边搅和边提高了声音，“可能上海要被日本人攻破，我考虑，我们的汽轮机器厂、丝厂、绸厂里，能搬走的设备要尽快搬迁。我已在四川收购了两家小厂，丝厂和绸厂搬去后加以扩大，很快就能生产。汽轮机厂我打算搬到重庆，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盘和位置。你先准备一下，等我把上海的事办完回来，你就先去四川。你是四川人，许多事情的处理你比我方便。”

秦鹁鸪见邵力琛已喝完银耳莲子羹，轻轻起身，接过他手中的细瓷汤碗，回答道：“一切按老爷的吩咐办。只是你到了上海可能会有一番较量，钱诗雄不会轻易让你搬厂的。老太爷再好，也不一定能攀得过在国防部任参谋的儿子。钱诗玮思想进步，又是实业家，可能他会与你同心。”她抻了抻水红色的缎子旗袍，接着说：“你是个有头脑的人，见过世面，又与日本人打过交道，相信你一定会把厂子的事处理得很好的。”说着，她上一步牵住邵力琛的胳膊，深情地注视着他，轻轻地说：“看你这两天，人憔悴了不说，连魂魄都仿佛跑了似的。你要多保重啊，让楚志璇和张克城多跟着你点。他俩对你比较忠诚，是可靠、可信和可用的人。”她挽起邵力琛的胳膊，迈着轻盈的碎步，把他送到大门口，叮嘱了楚志璇和张克城几句，就与霍妈、黄妈和李妈一道退到了大门后的院子里。

3

一九三七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大上海苏州河边一幢别致的五层小洋楼内，发生了建成以来的第一次惊心动魄的情感大较量。

邵力琛刚迈进钱府的二道大门，总管肖华藻立即飞奔而来迎住他，高声叫道：

“大姑夫邵力琛，邵大老板到……”

喊声惊动了聚集在钱府客厅的钱昊钧老爷子和他的长子钱诗雄、次子钱诗玮。

钱昊钧做了个示意，钱诗雄和钱诗玮弟兄俩，便大步流星地来到客厅外。一见到邵力琛，两人立即拱手相迎，异口同声叫道：

“是大姐夫啊！你来得正好，老爷子里面等着你呢！”

邵力琛抱拳向两个舅子问了问安，由楚志璇和张克城陪着，客客气气地进入了钱府二楼的会客大厅。

钱昊钧见女婿邵力琛进入客厅，也从正面座位的沙发上站起身来，笑微微地向他招手。

钱昊钧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但仍不显老。他宽阔的额头，典型的方正脸，剑眉下有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睛，一副经过严格训练的标准老军人形象。

邵力琛忙走上前去，略略弯了弯腰，双手握住老爷子的手，他问候道：

“岳父大人，你近来身体可安好？唉，小婿本来应该天天来看望你老人家，怎奈厂小事烦，心有余却力不足啊！”

“一家人别客气。你是总经理，又是厂长，又是民国地方政府的红人，能有心想着我这个老朽，我幸福着呢。”钱昊钧边说边示意女婿和儿子落座，又对肖华藻说：“肖大总管，你也坐嘛，你和小楚作记录，今天我们讨论的事情，都是要尽快行动的。”

早有丫鬟从李妈手中接过茶盘，在每个人座旁茶几上都放上了一盖碗热腾腾的佛泉绿茶，然后轻轻地退出了客厅。

钱昊钧从茶几上的细瓷盘中抓起一块热毛巾擦了擦脸颊，放低了声音，满脸严峻地说：

“近来上海的情况。你们比我都清楚，日本人要打进上海来，政府的大员们可以拍拍屁股走武汉，跑重庆，可我们怎么办？我们丢掉工厂就是丢了饭碗。”说着，他把捏紧的拳头在茶几上擂了几擂，叹息了几声。两个儿子和力琛都正襟危坐，恭敬地听他的训示。他平和下脸色，慢慢地望了望坐在下手沙发上的钱诗雄，语气平缓地说：“鲲儿，你说一下上海的战事。军队里的事，我这几年不甚了解了。”

钱诗雄国字形脸，黝黑面庞，体魄健壮，穿一身少将军衔的笔挺军装。他清了清嗓子，说：“蒋委员长的战略一是先打淞沪会战，组建了第三战区，调冯玉祥到了前线，若是打不赢就让出上海，美苏和英法在华利益的大部分都集中在上海，他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二是打好南京和武汉的保卫战，让日本人尝尝中央军的厉害；三是迁都重庆。也就是说，让张治中和十八、十九路集团军决战上海，不过是做个样子，实质不是真正的抵抗。”

一心希望国家以武力保卫上海不被沦陷，不被日本人践踏的邵力琛，还没听完钱诗雄的话，便站起身来气愤地说：“把国土和人民都丢掉了，把工厂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都丢掉了，还像什么政府？还像什么国家？诗雄你在军中任职，有给蒋委员长建言的渠道和机会，救国图存是我们民众的期冀啊……”

钱昊钧示意邵力琛坐下，摇了摇头，无奈地拍着大腿，说：“国家大事不是我辈所能左右的，今天我们讨论我们应该采取的办法和措施，保住东方造船这个大厂和力琛的丝厂、绸厂与达琛汽轮机公司……”

还没等钱昊钧说完，钱诗雄又站起身来，激昂地说：“诗雄在军队核心部门，知道战与退的利害。权宜之计是我们尽快与汪精卫联系，请日本友人搭桥，在上海破城

之前，得到松井石根和谷寿夫师团长的手谕，允许我们的工厂和公司为日本人服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破城时的厂毁与人亡……”

“在日本人面前跪地求饶？这样苟且偷安的事，这样有辱祖宗的事，我坚决不干！”

“你不干只有厂毁人亡。”没等邵力琛说完，钱诗雄又气势汹汹地说，“日本人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在他们眼里，你再大的厂长经理也是一只臭虫，随时都可以把你捏成齑粉！”

“你……”邵力琛愤怒地盯着他。

钱诗玮扶了扶金丝眼镜，站起瘦长的身子，摆手止住了钱诗雄的话说：“二哥说的也是实话，我们只能用智慧战胜敌人。依我看，一方面，二哥可以和日本人接触，主要是为了保住工厂不被炸毁；另一方面是要积极准备应对之策。以前大姐夫说，他已经和大后方有联系，只要稳妥，现在就着手设备和机器西迁去大后方去建新厂。”

钱昊钧听完，皱了皱眉头，一种恋旧的情怀陡地在他心中升起。他年轻时在军队任职，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宏伟事业与理想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北伐时期，他借鉴张之洞的设想和上海几家老船厂的经验，在扬子江畔建立起了东方造船厂，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创业，东方造船厂已在长江沿岸属于领军的大型造船厂了。现在他老了，许多事都力不从心。听见儿子和女婿的争执，他既欣慰又辛酸。沉思了片刻，他缓缓站起，面色凝重地对钱诗雄说：“可以执行你的计划，但在日本人面前，不能卑躬屈膝，只能谈合作。合作的前提是要保住厂名、厂址和正常的生产。”

“是，父亲，我尽量按你的意愿把事情办妥帖。但日本人的蛮横你也是知道的。”钱诗雄用得意的眼神扫了邵力琛和钱诗玮一眼，又说：“战事吃紧，恕不久陪。”又来到邵力琛面前，拉着邵力琛的手，说：“大姐夫今天不走吧，晚上我回来再与你讨论。做人在世间行走，国事家事真是事事难料哪！”

4

初冬的月亮将冷光泻进窗口，像是窥视着洋宅内正在谋划着的人间秘密。邵力琛刚回到钱家洋楼二楼的书房，钱诗玮就匆匆跟来，还没进屋，便急促地呼叫着说：

“大姐夫，父亲还有顾虑。你的丝厂、绸厂和造汽轮机的厂都好搬，父亲造船的大厂哪里能离得开大江大河与海岸呀？”

“离不开海岸与江河，那就是炸掉也不能白送给日本人。”邵力琛上前一步，拽住钱诗玮的手臂，把他让进书房。

“光是那些织绸机和缫丝机，就要雇五六艘大船才能搬动，更不要说制造汽轮机的各种工作母机和电炼炉了。唉，现在正是战时，运力这么紧张……诗玮，你说岳父

大人又有啥新高招?”

“高招倒没有。他怕二哥办不好事，到时候弄得厂毁人亡，因此坚定了信心叫你回去搬厂。但又要搬得巧妙，不能张扬，不要让外人知道。你搬了厂里的机器、设备，日本人来了能轻饶你?”

邵力琛蹙着眉，铁青着脸，半晌没有接茬儿。见钱诗玮真的着了急，才叹息一声说：

“我的厂微不足道，我的生命比起亡国来说更是微不足道。亡国灭种的灾祸即将降临，首要的任务是保卫人民和国土的安全。只要留得机器在，我就能生产，厂子里的千把号工人就不至于挨饿，就不至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是，是，大姐夫说得对。父亲就是看中了你的气节、你的人品、你的人生志向和抱负，才把诗慧姐姐嫁给你的。若是诗慧姐姐还在，你肯定不会这么忧愁，这么焦心，这么孤立无援了。”

“唉……诗慧啊。若我能像诗慧一样早早地走了，也不会见到今天的亡国之恨，亡国之痛，亡国之耻啊……”大颖的眼泪从邵力琛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李妈端来了点心和水果，轻声在诗玮耳畔说：

“二少爷回来了，老爷请你去呢。”

钱诗玮站起身来，安慰了大姐夫几句，便跟着李妈匆匆地上楼到小客厅去了。

邵力琛没有胃口尝点心，更没心思去吃水果。他泪眼中闪现着的是几年前病逝的大太太钱诗慧的情影……

钱诗慧不仅身材美妙，脸蛋俏丽，更是一位有思想、有智慧的新型女性。为了邵力琛汽轮机公司的建立，诗慧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只有她，才能说服钱昊钧将轮船动力的核心部件让给邵力琛组建的达琛公司生产。这样，东方造船厂和达琛公司就成为唇齿相依的共生合作伙伴。这些年，邵力琛经营的达琛公司、达琛绸厂和富绅丝厂的管理都是诗慧在运作、在操心。诗慧手中的成百上千万的大洋都投入到了达琛公司对新型船机动力的研究和开发上，近几年又研究出了大型汽轮机组，达琛公司的品牌逐渐建立起来。

见公司发达，人丁兴旺，诗慧又劝邵力琛买下了苏州近郊的一座大宅院。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园林老宅，是太平天国喜王李曜庭的王府，占地几百亩，布局精巧，有山，有林，有湖，有溪，遍生着奇异的花草树木，置身其中，宛如身处世外桃源。邵力琛从原来乡间大地主祖传的老宅搬进喜王府的十几年时间，可谓事业年年有喜，财源日日猛进。

他们婚后不到八年，诗慧就给他养育了邵美茵、邵美韵、邵美仙、邵美娴、邵美妮五个女儿。五个女儿宛如五朵美丽的鲜花，但邵力琛却还不满足，天天盼着诗慧给

他生个儿子，好传宗接代。他四处求医问道，试验偏方。五年前，诗慧终于给他怀上了儿子，而且还是双胞胎，他大喜过望。不料诗慧却因早产、难产、流血过多而去世，双胞胎儿子也没保住。诗慧去世后的几个月时间里，邵力琛像丢了魂似的，恍恍惚惚。他不敢去见岳父钱昊钧，老岳父也伤了心，几个月都不愿意见到邵力琛。

时间是抹去伤痕的机器。终于，在一九三一年年关将近的一天，诗慧的小姨妈饶蔓枝，喜气洋洋地来到邵宅，一进门便对邵力琛说：“我可是姐夫派来的钦差大臣唷。你们两个都是牛脾气。你一个读书人，在老丈人面前低下头不就行了吗？偏要躲着他不见。你的公司离得开东方造船厂这个大厂？”

邵力琛愧色满面地说：“小姨妈不要见怪。诗慧走了，力琛太心痛，我对不起钱家。美茵她们五姊妹时常都想着外公、外婆、姨婆和舅舅呢。”

“想？好啊！过了腊月二十三，你们全家都到上海来过年。”说着，拉起站在邵力琛身边的玄女儿邵美妮的手，“哟，美妮又长高了呢，越长越像诗慧了。好漂亮呢！来，让小姨婆亲亲！”

5

钱家洋房二楼小会客厅，明亮的灯光在深栗色的家具上反射出一片虚光。正对客厅大门的沙发上，坐着疲惫不堪的钱昊钧，不时用手扇着诗雄吐出的烟圈。邵力琛和钱诗玮一进门，他便烦躁地说：“把窗户推开一些，烟味太呛人了……唉，鲲儿，你不要吸烟了，你姐夫也怕闻烟味。”

钱诗雄盯了邵力琛一眼，将烟蒂摁在了烟灰缸里，用不平的口吻说：“父亲真是疼爱大姐夫啊。若大姐还在，还不知道要疼到哪样儿去了呢。”

钱昊钧摆摆手，止住了钱诗雄的话头：“力琛，鹏儿，你们都坐。鲲儿与那边都联系过了，但我还是不放心的。先不说搬厂的事，现在最要紧的是尽快把几个厂的产品销出去，把货款收回来，能转的款子要尽快转到瑞士银行或花旗银行，若可能，变换成金条金砖都行。另外，不可靠的工头、技术人员和工人要尽快结清手续，放他们回家。鲲儿是知道军情战况的，具体的事你们三个商量好，明早你尽快赶回苏州。你是明白人，有些事你自己该怎么办。”说完，他打量了诗雄和诗玮一眼，叹息一声，又说：“在关键问题上你们要多听听力琛的意见，他的工厂比我们办得早，有经验。”说完，便上楼到卧室里去了。

钱昊钧刚走出客厅，钱诗雄便又点上了一支烟，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漫不经心地瞅着邵力琛说：

“大姐夫，你要少安毋躁。日本人也要吃喝拉撒，他离得开中国人为他服务？满族人统治了中国两百多年，老百姓不是照样生存？”他撅起嘴向空中吐出了几个烟圈。

待烟圈慢慢散去，才又慢悠悠地说：“你们搞实业的不懂政治。父亲既然派我去跟日本人联系，我当然就有收获。所以，你们要听父亲的指令，不要搬厂，就地生产。这也是松井石根的意思……”

邵力琛再也听不下去了，气愤地从沙发中站起身来，指着钱诗雄吼道：“你不痛心我痛心啊！好好的厂为什么要送给日本人？你身为军人，不去保家卫国，还说出这等浑蛋话，跟卖国贼有啥两样。”

钱诗玮忙站起身来劝住邵力琛，说：“大姐夫有话好好说嘛，二哥是在给你分析战时形势。我们在一起，就是要想出一条既能生存，又不辱我中华民族的计策来。大姐夫，只要你的计谋高超，我们都听你的。”

“我的意见就是能西迁的都必须西迁！”

“你的厂房，你的土地，你的喜王府都能迁走吗？简直是荒谬！”钱诗雄说着也站起身来，两人对峙着怒目相视。

钱昊钧在卧室的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听见客厅里的争吵声，知道事情不妙，侧身对着刚上床的饶蔓丽说：“蔓丽，去劝劝他们几个吧。”

饶蔓丽是饶蔓山的二妹妹。七年前，饶蔓山生第五个孩子时，得了黄疸病，母女同时丢的命。蔓山去世后，二妹妹蔓丽填房给了钱昊钧。

比钱昊钧小二十多岁的饶蔓丽，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就在钱府充当钱昊钧的女秘书。钱昊钧的许多批文和演讲稿，都是出自二姨妹之手。慢慢地，钱昊钧对蔓丽有了一种强烈的依赖感。二十五岁生日的时候，蔓丽嫁给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位团长彭晋彪。不幸的是，不到三年，彭晋彪就在江西战死。蔓丽没有给彭家生出一男半女，彭家几个弟兄为了争夺晋彪的抚恤金和遗产，差点儿火并了。

蔓丽在彭家待不下去，饶蔓山心疼二妹，把她接到了自己身边。去世时，饶蔓山拉着蔓丽的手，泪流满面地把她托付给了钱昊钧。饶蔓山百日祭之后，钱昊钧便正式娶蔓丽做了太太。虽然蔓丽没为钱昊钧生出一男半女，但钱昊钧对她也是宠爱有加。

饶蔓丽来到小客厅，对峙着的小辈们又都不声不响地坐进了沙发里，每个人都像斗败了的公鸡，蔫蔫的耷拉着脑袋。

蔓丽扫视了他们一眼，面有愠色，说：“都是做父亲的人了，什么事不好商量，还像斗鸡一样你盯着我，我盯着你。”说着，走近钱诗雄，换了一副神情，温婉地说：“诗雄啊，你回来得少，雅芝还在等你呢。”又浅浅一笑：“还有好多大事等着你去办啊。现在钱家的大楼里，里里外外还不都要靠着你，仰仗着你。你身体要紧啊。”

钱诗雄只比二姨妈饶蔓丽小两三岁，自小学开始，就是由她带着玩捉迷藏和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稍大一点儿，又是她带着上的中学。从小他就对这个聪明漂亮的二姨妈怀有一种钦佩感，崇敬感，听到她叫他离开，他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走几步，又

回过头来说：

“听不听由你们。在这个动荡的大上海，我们只有脚踩两只船，才能有逢生的希望，才能达到保厂的目的！不然的话……哼！”说完，大踏步地走出了会客厅。

饶蔓丽坐下来，靠近邵力琛，说：“力琛，老头子理解你的心思，你就按你的计划办吧。”又看了一眼诗玮说，“诗玮早就倾向你的意见了。”又转向邵力琛，微笑着说：“你那边的事，我和老头子都不操心了，我们主要的精力是放在东方造船厂。这么大的厂子，搬与不搬都是一件麻烦事。但老头子的意思还是要你尽快在重庆收购一家厂子，也好给我们有个落脚的地方……”

东边晨曦已现。邵力琛揉了揉干涩的眼眸，对蔓丽说：“二姨妈，你快去休息吧。天亮前我就出发回苏州。”

五女迎门

1

雪铁龙轿车终于抵达邵家大宅。飞檐翘角的大屋顶闪着琉璃瓦淡蓝色的光，分左中右的三开大门威严而雄壮。中门已改掉以前足有一尺高的门槛，能够开进汽车了，两边的左右门仍然保留着高高的门槛。听见汽车声，右边的门房里立即走出两个高大的男人，熟练地将中门打开。汽车缓缓驶入，在二道门前宽敞的坝子里停下来。

邵力琛还没下车，秦鹁鸢已带领邵力琛的五个女儿，袅袅婷婷地走出了二道门。

迎在前面的长女邵美茵瞅着父亲憔悴的脸庞问：“爸爸，你怎么了？眼圈怎么是青黑的嘛？”

二女儿邵美韵上前挽住父亲的胳膊，也焦急地问：“爸爸，你是不舒服吧？看你好疲倦，好憔悴啊。”

还没等邵力琛回答，么女儿邵美妮一步跑上前来，拉着父亲的手，脆生生地说：“妈妈，几位姐姐，你们看爸爸好疲惫哦。先让爸爸到客厅里去休息一会儿，我们再陪爸爸说话吧。”

十七岁的邵美妮刚进沪淞女子大学听课不到一个月，日本人的炮舰就开到了沪淞港口的外江，学校被迫停课。美妮和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散发请愿书和传单，要求政府枪口对外，一致抗战。但随着川沙口和狮子林的失守，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带着几个师团登陆，她就随着疏散的人流回到苏南老家躲避日军的轰炸。前天，她和几个姐姐才被妈妈秦鹁鸢通知回到喜王府邵宅。

邵美妮生得乖巧，肤白如雪，黑而亮的大眼睛，直直的鼻梁，小巧的微翘的嘴唇，特别受邵力琛喜爱。

邵力琛在秦鹁鸢和女儿们的簇拥下，进入了内院的正客厅。黄妈和丫鬟们端来了盛着热毛巾的盘子。邵力琛用热毛巾擦了擦脸，坐进沙发里，端起了丫鬟递过来的细瓷茶碗，然后，用右手的三个指头揭开茶碗盖，吹了吹散浮在水面上的茶叶，一股佛泉仙茶的香气直冲他的鼻孔。他闻了闻茶香，没有喝，脑子似乎已经清醒了许多。放下茶碗，见五个花朵般的女儿都站在他的左右，便拉着秦鹁鸢和美妮坐在身边，用手示意围拥在身边的几个女儿，笑了笑，说：

“你们都坐下吧。外公和姨外婆，都很想念你们。大舅和二舅，哦……还有三姨婆，都给你们每人送了一份礼品，等会儿由黄妈分给你们。”停了停，叹息一声，又说：“唉……现在国难当头，但外公还是盼望你们好好读书。”他把头转向邵美茵，问：“仲斌来了吗？”

美茵站起身来，说：“仲斌昨天又到南京去了。”

仲斌是邵美茵的丈夫。自从美茵嫁到孙家，孙仲斌就没有在家好好待上几天，跟着参谋部的大员一会儿在华南，一会儿在华北。上海战事吃紧，他又随白崇禧飞到华东，偶尔与美茵有个团聚，还没待上三五天，又匆匆离别。

邵力琛把目光从美茵身上移过来，瞅着右手边的邵美韵，问道：“美韵，简牧曦怎么没来呢？”

“牧曦他们上海法学院西迁，他随学校师生到重庆去了，听说他们的校址在沙坪坝。”邵美韵也站起身来，回答着父亲的问话。

“都是这些日本人，害得好多人家妻离子散、颠沛流离啊！好，不谈这些了。”邵力琛环顾了一圈女儿们，稍稍舒展了眉头，“美茵，你带几个妹妹回房间去吧，美仙留下。”他略略偏了偏头，对秦鹁鸪悄声说：“你叫黄妈去通知甄益箴大总管，叫他通知丝厂的郭仕干和绸厂的鄢勤泰下午三点钟到前面大客厅，我有事吩咐他们。”

秦鹁鸪起身走了出去。邵力琛盯着她那身着浅紫色旗袍的身影消失在客厅外，方才低下头，瞅了瞅身旁的邵美仙，亲昵地问：

“美仙哪，听说你们金陵女大也要西迁？”

“校长说在上海没法开课了，愿意继续读书的就到云南昆明，去读新组建的西南联大。我正想征求你老人家的意见呢。”邵美仙说着，脸上露出意欲远走高飞的神情。

“哦，昆明，不错。唉，好远的路程啊。”邵力琛喝了口茶，站起身来，双手抄在背后，皱着眉头，在客厅里踱了几步又停下来。他转身向着邵美仙，用征询的口吻问：“我们的几个工厂都准备搬迁到四川和重庆去，你能否转学到靠近厂子的城市？也好有个照应啊。”

“不，爸爸。我学的是机械设计与机械力学，还学理论物理力学与电磁辐射学。我们的导师许多都是国内知名甚至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大师。我学这些课程主要是为了实现你的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啊。西南地区 and 重庆的大学都是偏重国学，偏重文科，我打听了，觉得都不适合我。”

邵力琛停步叹息一声，把隐藏在心中十九年的秘密想说又咽进了肚子里。

在邵力琛的五个女儿中，美仙个子长得最高。其他几个姊妹都是典型的鹅蛋形脸，曲线柔和，但她的颧骨却微微突出，下颌也显得过方，嘴巴也略大。美仙走路总是风风火火，说话也从不拖泥带水。邵力琛每次看到美仙的顽皮与牛劲，都皱着眉头

想：“可惜她不是一个男孩。她看上去这么坚强，但是她的身世我能告诉她么？”

邵力琛观察了一会儿美仙，又缓缓说道：

“美仙啊，你与其他几个姐妹都不同，你的智能，你的胆识，你对世界的认识都与她们不同。你做事手脚灵光，脑子好使，胆子也大，但你没有心计，你不乖巧不圆滑，对人对事直率认真，有时还很犟，像个男孩子。你离开家，走那么远，我心里真是有点不放心啊。”

“爸爸，请你老人家不要为我担心。我身体好，吃得苦，独立生活的能力强。另外，凭我的脾气和力气也没有人敢欺负我。”望着父亲颀长而单薄的身影，美仙又说：“不管我在哪里，你对我的教诲与期望，我都会时刻牢记在心上的。”

“啊，美仙，我现在考虑的不是这些问题，我们这么大的厂子要西迁，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我又要几个地方来回照料。”邵力琛顿了顿，“甄益箴太滑头，我对他有些不放心的，你们几个读书的女儿，不懂生产、不懂管理、不懂经营。楚志璇又太年轻，你继母秦鹁鸢我至今还弄不懂她的身世与身份。虽然她平日里很宽厚，很贤淑，但五年前她在街头演讲的情形，还有她带领学生散发传单的样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看她在学校那种无私无畏的表现与演讲，我真有点怀疑她是不是共产党……”

“爸爸，也许是你们俩的年龄有些悬殊，你才觉得鹁鸢妈妈的思想与行为太激进。其实，我们姊妹几个都觉得她待人好，心地善良，对谁都直率。她的思想、语言和行为跟我们比较接近。倘若你要说她是哪个党派，我看都不像。既然她已经做了我们的继母，我们就应当相信她，尊敬她。”

邵力琛看着美仙，皱着的眉头舒展开来。他毅然决然地对她说：

“美仙哪，此次西迁搬厂，你同鹁鸢妈妈一起，带着美韵和美娴前往重庆，我和美茵、美妮暂时留在苏南。”

父女俩会心地微笑了起来。

2

邵力琛与美仙正谈得投机，秦鹁鸢笑吟吟地走进客厅。

“你们谈得好热烈呀。午饭已摆上桌了，大家的肚子都饿得要造反了，等你们上桌吃饭呢。”秦鹁鸢边说边俯身拉起美仙，侧脸向着邵力琛，亲昵地叫道：“亲爱的，吃饭了吧。今天五个女儿都到齐了，陪你一道午餐。”

邵力琛站起身来，朝秦鹁鸢一笑，说道：“行啊，好难得哟，你真不愧是女界的领袖啊。”说着，由秦鹁鸢挽着胳膊来到饭厅。

秦鹁鸢叫丫鬟拿过一瓶茅台，拧开瓶盖，倒进白细瓷长嘴酒壶里，浅浅地为力琛斟了一杯。随后，把酒壶递给丫鬟，朝五个女儿看了看，用征询的口吻说：“美茵，

美韵，美仙，你们几个都能喝酒，陪爸爸喝一杯吧？”

丫鬟听秦鹁鸢一说，便先给美茵满上了一杯，又来到美韵面前。美韵红着脸，直朝秦鹁鸢摆手。鹁鸢忙过去，美韵在她耳边悄悄地说：“我在准备怀孕呢。牧曦说准备怀孕前半年和受孕后十个月之内都不能喝酒和吸烟。”

秦鹁鸢哈哈一笑，又掩住口，稍停了停，才对大家说：“美韵今天身体欠佳，不能喝酒。”

话音刚落，美茵也站起身来，说：“鹁鸢妈妈，我能不能不喝酒？”说着，诡谲地一笑，指了指肚子，悄声说：“我已经两个月没来那个了，仲斌是想我怀上儿子呢。”

秦鹁鸢笑了笑，没说话，走到美仙和美娴面前，给她们斟上酒，又给自己斟了一个满杯，这才说：“这几天老爷子辛苦了，我们有酒的端酒，不喝酒的端茶，一起敬老爷子一杯。”说完，与邵力琛碰了碰杯，一口气喝干了，把杯口朝四周亮了亮，坐下来给邵力琛的碗里挑上了一只剥好的虾，笑吟吟地对大家说：

“美茵、美韵大家快动手，一起吃，把老爷子陪好。”说完，她瞅了邵力琛一眼，嫣然一笑，说：“你们都知道老爷子有午眠的习惯。下午三点，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呢。”

众姐妹这才认真地夹菜吃起饭来了。

不一会儿，邵力琛喝足了酒，吃饱了饭，站起身来，向鹁鸢和几个女儿点头笑了笑，便离开饭厅走向卧室。

秦鹁鸢见邵力琛离开餐厅，忙放下碗筷，搀着他的胳膊一同走进了卧室。

刚进入卧室，邵力琛还没脱掉呢料西装，便借着酒力，搂住秦鹁鸢的细腰，猛地吻住她翘翘的嘴唇，嘟囔着说：“乖乖，鸢儿，好几天不见你了，见到你，我还真有点痒痒的，好想你呀！”

秦鹁鸢瞪了邵力琛几眼，用细细的指头刮了他的鼻子几下，娇嗔道：“羞，女儿都快当妈妈了，还老不正经。”说着，帮邵力琛脱掉西装，解下紫红色的缎子领带，又扶他躺在床上，脱去了他的外裤和鞋袜。见邵力琛瞅着她，痴痴地不转眸子，便绯红了脸，撅起小嘴，在他脸颊上吻了吻，说：“乖乖，我若逗你来了兴致，你又睡不着了。”她直起身子，脱去紧身的浅紫色缎子旗袍，上床挨着邵力琛靠在软缎衬垫的床头。邵力琛侧眼一见秦鹁鸢解开的衬衣里的红绸胸衣鲜艳似火，顿时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他喘着粗气猛地侧身用右手搂住她的臀，左手慢慢地伸进了她的胸衣里，嘴里喃喃地说：“鸢儿，前几天，在虎丘剑池，一个瞎眼的算命先生跟了我很长的路，硬要给我算命。他看了我的相，说我明年要喜得公子，今天，我，我就要给你做，做，做一个。”秦鹁鸢也喝了两杯酒，哪里经得起他这般逗惹，便任由他解去胸衣，伸手抱住了他，让他勃勃生机地在她的身子里，病魔般的施展着他雄性的力量……